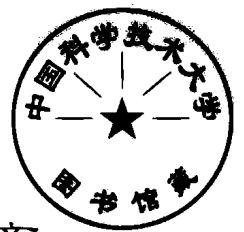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1302/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一

(大陸版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三一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晉史刪四十卷(二)

〔明〕茅國縉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一

南宋書六十八卷

〔明〕錢士升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年掃葉山房刻本

..... 一三六

刪補晉書一百三十卷(一)

〔唐〕房玄齡等撰 〔明〕蔣之翘刪補並輯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蔣氏家塾刻本

..... 五四六

晉史刪四十卷(二)

〔明〕茅國縉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晉史刪四

十卷》提要

晉史刪卷之二十九

茅國縉

王敦

沈充

張鳳附

熊甫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愀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官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惠帝反正除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於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後爲揚州刺史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尋加荊州牧及劉隗用

事頗疎間王氏等甚不平之敦上疏申理表至
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
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
手控彊兵群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
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
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
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
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逃涼
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
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
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以劉隗爲
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
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
名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
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
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
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
並會京師敦兄舍時爲光祿勳叛奔於敦敦至石頭
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不
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

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
績旣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
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着朝服頤而言曰
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
敦收周顒載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
昌郡公使太常荀勗就拜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言
忠良寵樹親戚及帝崩敦諷朝廷徵已明帝手詔徵
之語在明帝紀敦移鎮姑熟帝使侍中阮孚齋牛酒
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
爲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
將相獄牧悉出其門以兄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
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遂爲徐州敦以沈充錢鳳
爲謀主諸葛瑾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
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
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
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
舍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
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
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
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

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敦以溫嶠爲丹楊尹欲使皖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專討錢鳳之罪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鄒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

晉書 卷之十九 王敦傳

京師合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合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起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爲名合至江寧司徒導遣舍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已大小及二官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事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元八命望兄愛群賢忠義之

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關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

晉書 卷之十九 王敦傳

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間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日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勲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謂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慙願速建大

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卽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爛也舍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蚤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

晉書

卷之九

五

六

敦謂羊鑒及于應曰我以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祕不發喪襲尸以席殯塗其外埋於聽事中與諸葛瑾等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籍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

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於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旣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金傳晉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棺踣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街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旣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却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餽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於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

晉書

卷之九

五

七

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致脫故着新意色無忤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爲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爲敦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伎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歎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論充許以爲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亾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纂弑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内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

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禎所悉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始況見機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與充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桓溫

晉書

卷之九

九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晬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采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蜩毛疎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還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于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

宜委以方召之任異卒以溫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假節時蜀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勲永和二年率衆西伐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叅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於笮橋叅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面縛輿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於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百姓咸悅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狀殷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憂遂得相持彌年雖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驕虞幡住溫軍內外噂喑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卽迴軍還鎮時殷

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勲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苻健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距溫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口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樵梁水道旣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

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于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
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
不任其責表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
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于
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犢魏武入荊州以享軍
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
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
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
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
帝晉書
卷之五十九
溫傳
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
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溫還軍之
後司豫青兗復陷於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溫性儉
每譙惟下七奠梓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覲非
望或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
對旣而撫机起曰旣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
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
太和七年又悉衆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
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暉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
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

水入河暉將慕容垂傳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戰於
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表眞伐譙梁開石門
以通運眞伐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
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繫井而飲行七
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
三萬人溫甚耻之歸罪於眞表廢爲庶人眞怨溫誣
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暉溫發州人築廣
陵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旣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
百姓嗟怨表眞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
容暉苻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與
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
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瑤嬰城固守溫等長圍守之苻
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
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
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
輔送於京都而斬之溫以功詔加班劍十人溫旣負
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旣逢覆
敗名實頓減於是衆軍却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
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溫
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

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永
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
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
言而出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與得
相見便來便來於是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未
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
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
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
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
憤少懷及孝武卽位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及溫入朝
赴山陵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於道側
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
外懷懼溫既至以盧懷入官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
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
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
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
答者言肥短溫云何亦見在帝側初殷涓既爲溫所
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
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因而遇疾凡
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熟遂寢疾不起諡朝廷加

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
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初冲問溫以謝安王
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溫知已存彼不
敢異害之無益於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溫六子熙
濟韻禕偉玄熙字伯道初爲世子後以才弱使冲領
其衆玄嗣爵別有傳 孟嘉字萬年江夏郢人少知
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
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
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後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
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
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
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
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
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
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
嘉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卒于家

桓玄

殷仲文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
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
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蓋

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媼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爲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兄爲五湖長棄官歸國玄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其所迴易固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爲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爲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顓爲荆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爲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

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爲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旣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爲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於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旣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旣而詔以玄爲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荆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爲盟主玄適自矜重佺期爲人驕悍常自謂承籍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卽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佺期兄弟虓勇恐尅玄

之後復爲已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爲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讐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邁屯于北境以退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

晉書

卷之九

七

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參軍玄于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徑造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賑恤飢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爲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

晉書

卷之九

七

兄偉令爲內應偉違違不知所爲乃自齋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揚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玄遣將軍馮該驍佺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荊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荊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修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兵外託勤王實欲觀變而進會恩已走玄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戍淝口詔徵廣州刺史刁遠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

不遺自謂三分有二知世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爲已
瑞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
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
克禍及於已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應元興
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史密書
報玄玄本謂揚土飢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
蓄力養衆觀變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
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於天下元顯
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
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虜弱

晉書

卷之九

桓玄

王

者平玄大悅乃畱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
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
發玄既失人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恒有迴旆
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
謀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符宏皇甫敷索元
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
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
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
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
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

晉書

卷之九

桓玄

王

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于是玄入居太傅
府以兄偉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大赦改元爲大亨
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
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旦爲
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
壯麗乃出鎮焉既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
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桓範下範之自禍難屢構
于玄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玄初至也黜凡佞
擢儒賢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損宰輔豪奢縱
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玄諷朝廷發
詔爲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元興二年玄許
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
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
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
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
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偉服始以公除
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既而盡懼玄所親仗唯
偉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
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
先改授群司又矯詔加已相國總百揆封楚王揚州

牧加九錫備物玄偽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畱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畱焉玄好逞僞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謝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

晉書

卷之五

三

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諂譽逆忤儻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玄矯制加已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褱位於已百官到姑孰勸玄僭偽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壇篡位以玄壯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初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悠之

晉書

卷之五

三

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遷帝居尋陽遣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宗封子昇爲豫章郡王元興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尚書答春蒐字誤爲春蒐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糾摘纖微皆此類也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作徘徊輿旋轉關令迴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群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造立七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監下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忌日見賓客遊宴唯至亾時一哭而已暮服之內不廢音樂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謹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

於是劉裕教何無忌等共謀興復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筭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順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於是東北風急

晉書

卷三十九

何遜

王

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玄於道作起居注敘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筭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群下謀議唯航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於城南署置百官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群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荆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相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荊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更令所在表賀還都何無忌劉道規等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戰於峰嶸洲於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軼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關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

晉書

卷三十九

何遜

王